

這是論文草稿，未取得作者同意前請勿引用。

薩滿表演的討論：關於表演性以及比較議題

Prof. Andrew Strathern and Dr. Pamela J. Stewar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 / (RIIS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Scotland)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表演」研究群工作坊

2007年12月22日 台北，台灣

序曲

先對我們的背景作一簡單介紹。我們是「儀式研究」(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學術期刊的編輯，也同時是 Carolina Press 「儀式研究單行本」(Ritual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的系列主編。我們同時是「亞洲與印度大洋洲人類學與文化史」一書的協同主編(關於我們的研究興趣與著作請見網站：www.pitt.edu/~strather)。

我們和胡台麗教授以及劉璧榛博士在這個「當代情境下的巫師與儀式表演」研究群裡合作。今天的工作坊是未來相關學術研究的第一步。

民族誌文獻裡被通稱作薩滿的儀式專家，在台灣，部分新幾內亞地區，南亞以至東亞南島語族，以及世界上其他部分，都有其重要性。這樣的儀式專家不論男女，在儀式中作為醫療者，占卜者，或者靈媒的領導人物。這樣的領導人物在地方脈絡裡的衝突和政治權力的建立上扮演重要角色。

關於薩滿教的經典議題最近有一些新的發展取向。這些新取向包括在定義上以及比較上的新觀點 (Kehoe 2000; MacDonald 2002; Znamenski (ed.) 2004)；普同性與演化取向的研究(Winkelman 2002)；新薩滿主義與在當代世界的薩滿活動 (Blain and Wallis 2006)；薩滿活動與衝突，侵略性，以及宇宙觀方面的討論 (Strathern and Stewart 2004; Whitehead, 2002; Whitehead and Wright 2004 (eds.))。

這個研究群的重點會放在台灣原住民的巫師實踐中表演式的療癒以及媒介角色，並將表演的概念和巫師一般活動作比較。我們也提供了一份關於儀式中的表演和表演性的參考閱讀清單(附在本文之後)，以便本研究群的成員使用。這份參考清單也可以對台灣情境裡的巫師活動，以及未來的研究提供參考方向。

針對過去和現在的薩滿表演，並且考察社會的變遷，適應，或者衝突等等因素，我們計畫結合實踐以及透過巫師活動產生的變通權力 (flexible power) 這兩方面的討論。巫師活動的現象以及她們的表演脈絡，將被視為當代原住民社群裡社會與文化程序中的活力作用的指標。

序論

薩滿或薩滿教原是從特殊脈絡而來，其後才做為普遍稱呼的古典分類與描述。使用這個詞彙引發描述性詞彙的問題：這樣的詞录可以做多廣泛的類推？它

涵蓋的內容為何？有普同性的定義可以來運用嗎？或者我們只是概略地將一組特質放在一起描述？類似的爭議過去也出現在例如世系或者圖騰這樣的概念裡。

我們並不打算在今天的討論裡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指出的是，在許多地方，巫師這個詞彙以及概念被比較性地理解為社區活動裡的儀式領袖：例如亞瑪遜區域，韓國，北美，東南亞以及西伯利亞，南太平洋與西太平洋包括新幾內亞以及台灣。對於巫師的定義和功能的著重也隨著地區有所不同。然而有三個重要特質：這些巫者在社區政治活動中作為領導人，身為療癒者，以及因為能夠經由神入經驗進入神靈世界的特殊文化基底；並不是三個特質都會同時出現。在歷史變遷當中，諸如政治角色就可能受到限制或者削弱。同時，以儀式為主的力量可能也不在外來者可以理解的脈絡裡。而療癒的能力可能是在歷史變遷當中最為持久的活動，主要因為它可以在公開場合表現。神入之後和神靈世界接觸的特殊能力也是這些儀式專家在社區裡保有的能力。巫師就是一種儀式專家。如果我們把他們當作一種理想型式的話，任何一種例子都可以有些差異但仍被當作是同樣的類型。尤其是在民族誌資料相近的地理區域，如同這些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們，依據相似性做的比較可以較容易得到結果。但是更廣泛的比較也可以在不同的領域裡得到。

在這裡，我們的興趣也包括了表演和表演性。這兩個特色是用來瞭解社會性和溝通脈絡的重要特質，同時也是巫師實踐活動裡持續具有的獨特性，並且為巫師自己以及其他人作為指認的儀式力量所在。例如，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療癒，巫者如何治癒尋求醫治的人，或者看起來像是在治癒的情況；又或者，什麼是巫者表演活動裡可以被感知的持續動力(perceived source of continuing power)？我們知道這些問題都在歷史變動裡受到影響，因此需要以地方性的民族誌，更廣泛的經驗脈絡去進一步瞭解。

為了處理此一議題，我們從三個不同地區裡的薩滿資料加以比較。第一個是最近關於 Yukaghirs 的研究，這是一群在東北西伯利亞區的住民。第二類資料來自韓國，當地的民族誌資料是當代且豐富的。第三類比較資料來自我們自己在新幾內亞 Duna 區的研究，在當地的脈絡裡儀式專家的活動在一般研究裡並沒有被歸屬到薩滿或巫師之下，但其豐富資料可以被歸類到薩滿的研究行列裡。我們在這個階段並不會處理台灣例子，雖然台灣的例子會是這個工作坊討論的重點。這些例子會在我們接下來數年的討論合作裡有長遠的發展。這個階段，我們將把這個問題留給諸位去作第一手資料的分析。但在此我們希望可以提供對台灣薩滿研究的比較性觀點。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是做薩滿活動研究的經點區域。過去的論點指出，薩滿與狩獵活動有關。Rane Willerslev 最近在他的書裡重新審視了這個論點(Willerslev, 2007)。這個例子我們將在今天的口頭報告提供進一步的討論。

韓國

韓國以它的薩滿傳統聞名，但並不受限在狩獵的脈絡之下，而是在農業以及都市的情境裡都有連續性的表現。韓國的薩滿與醫療活動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並且有相當美感而細緻的儀式表現，包括儀式中的吟唱，可以用來跟新幾內亞的資料相互比較（同時我們也發現和南台灣的排灣族可以做對比）。由韓國來的資料也會在今天的報告中討論。

其中一種可以比較的韓國表現形式是 Pansori，這是一種長而帶著複雜敘述內容的敘事性民歌。我們自己 2005 年在南韓的時後曾經有留下一些這類表演的錄音。從我們在新幾內亞南方高原省分所做的表演性研究，讓我們對這樣的形式抱持特殊興趣。我們同時也已經出版了一些對於這類表演的想法(請參見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2a, 2005a, 2005b and Strathern and Stewart 2005a, 2005b)

新幾內亞

薩滿這個詞並沒有在新幾內亞的民族誌裡被廣泛使用。在這裡我們用 Duna 區域的資料，重新檢視如何和前面提過的地區做比較。

一個女性神靈，Payame Ima，在 Duna 這個區域會攫獲男性或女性，並且因此給她們特殊的能力。這個神靈可以保護人們免於巫術的影響（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4），一個從 Bogaiya 區域來的人，跟我們說了以下的故事（摘自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2b:95）：

「如果一個人不在這個女性神靈來的時後接受她的話，她就會讓這些人惹上麻煩。但如果她進入一個男性的身體而他接受了這個神靈，她就會為他顯示各種東西使他看到異象...如果這個男的去灌木叢中獵捕 cassowaries(一種大型但不會飛的鳥)，他可能會看到一種奇特的花，他回家後就會覺得暈眩，並且開始吟唱，在夜晚聽到口哨聲。這只會在這個男性是未婚的情況下發生。其後，如果某人死了的話，這個男的可以使用占卜棒來指認施法術的人。這個神靈會透過他看到這些施法者，並且棒子可以指出這些人。」

來自 Aluni 區域的 Duna 領導人有另一個故事（摘自 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2b:103）：

「這些神靈可以讓女人和男人一樣有神力。這些被神靈攫取（possess）的女人可以對病人以泥土的顏色塗漆來標示，並且判斷這個病是否為巫術所致。她們可能會在病人的身體裡發現一片竹片，或者是小礫石，作為巫術的標記。她們會在人們身上塗上黃色的泥土，因為這些土是屬於神靈的。在她們找到這些竹子的小裂片之後，就會把這些裂片移除，並且解除巫術。」

個年輕的 Alumi 領袖，有關於他母親的以下敘述（Stewart and Strathern

2002b:106-108)：

「我母親走到樹林裡，有一天她被一個野外的男性神靈所攫取。她因此變得瘋狂並且在野外待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有個女性神靈發現她並且更正她，讓她有醫療的能力。她把黃土在病人身上摩擦使他們覺得好一點。她也把豬帶到屬於女性神靈的池子裡並且獻祭給女性神靈。她歌唱並且讚美所有的水渠。當她結婚之後，這個女性神靈就離開她了（這在男人身上也相同）。這個池子對一般人來說是危險的，我母親所具有的這個醫療能力叫做 aruatome。」

依據上面的三個故事，我們發現：

1. 一個會影響未婚男女的神靈攫取模式。
2. 神靈給男人神力得以用占卜棒指認巫術。
3. 神靈給女人療癒的神力，以有土地的塗料在病人身上摩擦
4. 神靈會給某些女人加強的神力，跟在樹叢裡的神靈攫取經驗有關。

這裡的特殊女性療者也可以被看做薩滿，而其他的男性大概可以被看過是靈媒(spirit mediums)。重新分類這些資料可以增進我們在不同地區，比如新幾內亞與台灣之間的比較。

結論 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群

在結論裡，我們重新總結三個區域裡的經驗：西伯利亞的 Yukaghirs，在韓國的 Chongho Kims 田野調查，以及在新幾內亞的 Duna 區。我們用這三個實例來做幾個比較工作：

1. Yukaghirs 的案例顯示外在的歷史條件造成薩滿活動的減弱以及薩滿傳統的最終消失。
2. 韓國的例子顯示女性作為薩滿的特殊情境。然而，它也表現出對於薩滿醫療的污名化現象，以及晚進國家力量將薩滿的表演提高到文化劇場層次的影響。我們也看到 Pansori 的史詩敘事風格從早期的薩滿吟唱風格上轉變而來。這是一種從儀式當中發展出來的文化復振。
3. 在新幾內亞的 Duna 例子，我們發現潛在的比較關係，可以把之前籠統歸類在薩滿底下的活動，跟不同領域相更廣闊地比較。
4. 關於表演和表演性，我們發現把薩滿的活動轉移到劇場性的表演特殊性，根本性地把私人性的治療脈絡與對不幸的處理，轉變為大眾或者國家支持的公共競技場。

2007 年的工作坊可以提供未來更進一步形塑我們研究的方向。短期內的目標是，在 2008 年底以現有和更進一步收集的資料，舉行研討會，與更多朋友討論。